

## 林文庆：不平凡的一生

下

产，与任数大公司之主席，按年酬金以万数，可他为了厦大，将其全部放弃。”

就任厦大校长当晚，林文庆就召集师生谈话，誓言要把厦大“办成一生的非死的、真的非伪的、实的非虚的大学”，他用《大学》中的“止于至善”四个字作为厦大的校训。他事无巨细地操持着厦大，厦大最终从一个荒凉的演武场，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学府，是他打下巩固而健全的基础，创建了厦大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体系。

他治校极为严格，规定凡在考试中舞弊的学生，一律开除；进校新生必须英语过关，这在中国当时的综合性大学，是绝无仅有的。集美学校校长曾提出让集美毕业生免试进入厦大读书，遭到他的拒绝。由于他要求不许随便扩大招生，所以厦大的教师与学生比率一直维持在很高水平，比如1926年秋季开学时，全校招收学生330人，老师有75人，平均一个老师教4.4个学生。他还不惜重金聘请全国著名教授、学者来厦大任教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延、鲁迅、林语堂、台静农、孙伏园、沈兼士、顾颉刚等一批知名教授都曾来校任教。

1934年，陈嘉庚的企业在世界经济危

机冲击下宣告破产，厦大也濒于关闭，林文庆毅然和陈嘉庚分忧。林文庆曾孙女回忆：“为了把厦门大学办好，曾祖父变卖了他在新加坡的产业……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元瑾副教授记得：“在厦大前几年，林文庆不领薪水，完全是义务服务，直到世界经济不景气，个人在新加坡的产业破损，才接受厦大发给的薪金……厦大经费陷入困境时，林文庆曾奔走于南京、上海、福州、广州等地筹款，也曾三次到新、马、印募捐。”他三次只身回到东南亚，沿街沿户劝捐，仅1935年就为厦大筹集了20多万元经费，使厦大渡过难关。逆境中的坚守更能彰显伟大的心灵。任职厦大期间，他还兼任鼓浪屿医院院长，为支持厦大，将他为人诊病所得、全年薪金以及夫人的私房钱悉数捐给厦大。

1937年厦大改为“国立”，他辞职返回新加坡时，几乎身无分文，连他晚年在彼得逊的寓所都是友人赠送的。

在生命弥留之际，他仍忘不了自己奉献了16年的厦大，他立下遗嘱，把自己名下鼓浪屿的房产和51亩私人土地中60%的份额，都捐给厦大。

2005年，厦门大学为林文庆塑了像，修建了“文庆亭”

，以纪念追随陈嘉庚“教育救国”理念的林文庆，亭上写着对联：“禾山巍巍怀师德；鹭水泱泱见道心。”《亭序》写道：“一九二一年六月，林文庆博士应校主陈嘉庚先生之请，接掌厦门大学，倾其睿智才学，运筹操劳，主理校政十六载。学校事业蒸蒸日上，硕彦咸集，鸿才叠起，声名远播海内外，与公办名校并驾齐驱”。这短短几行字，是对林文庆一生最好的评价。

时任暨南学校校长赵正平对林文庆的选择做出如下评价：“林博士在南洋，声誉专业，皆历不小，乃竟能抛弃其向来之根据，回国任厦大校长，不能不令人钦佩。年来教育之难办，人已尽知……林博士本非教育界中人，有医学之根底，得海外之敬重，竟肯挺身回国，从事于此清苦事业，其牺牲之精神，于此可见。”

## 入虎穴解救同胞

林文庆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。

1937年，他自厦大辞职回到新加坡时已68岁，所以，没再出任公职，平时只应邀出席一些宗教、艺术、教育等活动。

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，以“大检证”和“大肃清”抗日分子为借口，对新马华侨进行了疯狂的屠杀

行动，林文庆也被日军抓进了集中营。新加坡沦陷前担任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馆新闻官的筱崎护，在《新加坡沦陷三年半》一书中有一段他劝林文庆成立华侨协会的文字：为了华侨社会最好成立一个组织，表面是与日军合作，其实目的是保护华侨及其安全。

面对林文庆的质疑，筱崎护回应说：“必可救出被捕的人”。就这样，已经73岁的林文庆答应出任华侨协会会长。任职会长期间，林文庆并没有谋取私利，反而利用该机构“向战后灾民发放粮食，进行失业登记，接管养老院、孤儿院”，并将新加坡的平民疏散到马来亚的其他各个城市。他还利用身份掩护，解救了不少爱国华侨，如“南侨总会”财政李振殿被日本宪兵拘捕后，就是由他签具保证书而获释的；古晋侨领黄庆昌等被日本水上宪兵拘捕，也是由华侨协会出面保释的。所以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英国当局豁免了对他的任何追究。正如后人所言，“当时若没有林博士等人虚与委蛇地与日人周旋，则不知



1929年 厦大刊出的描绘林文庆辛勤办学的木刻

还会有多少华人死在日人刀下。”他的这段人生，换取了无数新马华人的新生。

1957年1月1日，当人们迎接新一年到来之际，林文庆却以88岁高龄为他那丰富多彩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划上句号。但世人并没有忘记他，殡葬之日，新加坡政要均亲临吊唁，各族人民前往执紼者不计其数，形成万人空巷的盛况。

……行文至此，纪录片《下南洋》中那段关于林文庆的旁白，在我脑海中映现——“这仿佛是种写照，他以教育开民智，建立社会理性，让中国的整体进步，从每一个个体开始的苦心——一直到今天，又有几人能够明白？”（金河）

中国侨联